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书名:《辛亥革命》
◆作者:王兴东 陈宝光
◆出版:重庆出版社

部分同盟会员,于是他便不顾个人的生命危险跑到前边进行策反,高声喊道:“我们都是汉人,应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来,林文头部中弹,当即身亡。

选锋队员们用的枪械是短枪和步枪,当然难于抵御李准率领的清军使用的机关枪。在清军火力凶猛的扫射下,刘元栋、林尹民、陈燊等二十余位革命同志在枪林弹雨中阵亡,起义军的伤亡相当惨重。

这时,黄兴已经顾不得自己的伤痛,他知道,必须当机立断,迅速分头突围,如果还都集中在此,剩下的同志将会牺牲殆尽,他将有限的人员分为三路:一路由四川、福建、南洋的同志组成,前往攻击督练公所;一路由徐维扬率领的广东花县四十个农民选锋队员,出小北门,与计划起义的新军接应;一路由他自己亲自率领,出南大门,与巡防营的同志接应。

黄兴匆匆地部署完之后,便下命令:各路立即分头行动!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在路上遇到大队清兵的狙击,只好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炸弹,右手拿手枪,威武勇猛,一马当先,扔炸弹开出一条血路。林觉民和其他四川籍、福建籍和南洋来的同志紧随其后,左冲右突。这些炸弹都是喻培伦亲手制造的,威力极大,清兵们在密集的轰炸之下接连倒地,或拖着着火的长辫子和衣衫狼狈逃窜,又被其他选锋队员开枪击毙……清兵们闻风丧胆,望风披靡。

他们且战且走,眼看着突围似乎有望。但是,清军集合了兵力,火力进一步加强,终于守住了路口。天色越来越黑,弹药越打越少,不能像开始那样敞开了用,而清兵却不见少,越发像潮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战至半夜,终因寡不敌众,选锋队员们只好退进高阳里的一家米店。

“把大米麻袋全起来,构筑防御工事,这东西最挡子弹。”满身血污的林觉民建议说。

“对!”大家响应着干了起来。喻培伦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

10 立即行动

提要: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清兵前来增援,很快就夺回了两广总督衙门,把机枪架在总督衙门东西两边的辕门上。李准向起义者的阵地威胁地叫嚣着:“孙文乱党听着,你们已经被水师包围了,想活命的就快点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林文在香港的时候曾听赵声说过,李准的部下中也有部分同盟会员,于是他便不顾个人的生命危险跑到前边进行策反,高声喊道:“我们都是汉人,应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选锋队员们用的枪械是短枪和步枪,当然难于抵御李准率领的清军使用的机关枪。在清军火力凶猛的扫射下,刘元栋、林尹民、陈燊等二十余位革命同志在枪林弹雨中阵亡,起义军的伤亡相当惨重。

这时,黄兴已经顾不得自己的伤痛,他知道,必须当机立断,迅速分头突围,如果还都集中在此,剩下的同志将会牺牲殆尽,他将有限的人员分为三路:一路由四川、福建、南洋的同志组成,前往攻击督练公所;一路由徐维扬率领的广东花县四十个农民选锋队员,出小北门,与计划起义的新军接应;一路由他自己亲自率领,出南大门,与巡防营的同志接应。

黄兴匆匆地部署完之后,便下命令:各路立即分头行动!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在路上遇到大队清兵的狙击,只好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炸弹,右手拿手枪,威武勇猛,一马当先,扔炸弹开出一条血路。林觉民和其他四川籍、福建籍和南洋来的同志紧随其后,左冲右突。这些炸弹都是喻培伦亲手制造的,威力极大,清兵们在密集的轰炸之下接连倒地,或拖着着火的长辫子和衣衫狼狈逃窜,又被其他选锋队员开枪击毙……清兵们闻风丧胆,望风披靡。

他们且战且走,眼看着突围似乎有望。但是,清军集合了兵力,火力进一步加强,终于守住了路口。天色越来越黑,弹药越打越少,不能像开始那样敞开了用,而清兵却不见少,越发像潮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战至半夜,终因寡不敌众,选锋队员们只好退进高阳里的一家米店。

“把大米麻袋全起来,构筑防御工事,这东西最挡子弹。”满身血污的林觉民建议说。

“对!”大家响应着干了起来。喻培伦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

身上多了三条枪和两条子弹袋,他把它们分给大家。
“这是我在清兵的尸体上捡的,节省着用,瞄准了再开枪。我到屋顶上看看。”喻培伦全身多处受伤,他不顾伤痛,只身爬上房檐,伏在房顶上,等待清军冲过来时,便居高临下,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

“投降吧,义士们,你们已被重重包围,弹药也不多了吧?突是突不出去的,除非长了翅膀。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清兵的叫喊清晰可闻。黑暗中,一个影子窸窣窣地爬上屋顶。喻培伦定睛一看,原来是林觉民。“你上来干什么?这儿有我一个就行了。”喻培伦说。“没子弹了,你还有子弹吗?”

“给!”喻培伦摸出三颗子弹给他,“只剩这么点儿了,原来是给自己留的……”“炸弹呢?”喻培伦像父亲疼爱孩子似的赏玩着自己手掌上的一个铁疙瘩,他炫耀地向林觉民眼前一举:“喏,硕果仅存。”

林觉民沉重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多保重!”林觉民回到屋里,把两颗子弹分别送给两位枪法好的同志:“没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最起码要消灭一个清兵。”几个红红的火把翻滚着扔了过来,在漆黑的夜幕上划出一道道弧线。浸过油的火把落在木头、油毡、茅草上就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很明显,清兵是想把米店点着,这一招的确是挺毒辣的。选锋队员们虽然尽力扑灭,但无奈有些火把够不着,有些要扑灭就要置身于敌人的枪口之下,只好置之不理。借着风势,火势越来越大,木板的墙壁很快就浓烟滚滚,熏呛得选锋队员们连咳嗽带流眼泪。

“弟兄们,冲啊,杀呀!乱党没子弹了,抓住一个有重赏!”清军官员鼓动着。“冲啊,杀呀!”成群的清兵从四面冲了上来,包围圈越缩越小。趴在房顶上的喻培伦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形势,将最后一枚炸弹扔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一阵鬼哭狼嚎的叫声,一阵浓烈的烟雾也弥散开来……



提要:

不知道是积劳成疾,还是积郁成疾;也不知道是流行性感
冒,还是寒热型感冒;甚至,不知道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戊戌变法之后没几天,谭嗣同等六君子之淋漓鲜血尚未被雨打风吹去,光绪病了。他被慈禧太后安排在床上,慈禧还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体己话:一定整合全国医疗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皇老万寿无疆;皇老就好好养病吧,不要“牵挂革命工作”;工作的事情,我会替你分担的,云云。

与张三李四生病大不同,与知府道藩生病更大不同。一般人生病,都想就此弄个新闻,新闻一出,亲朋好友尽知,提篮鸡蛋送瓶奶粉的,就多起来了;而一般领导生病,更想就此发个广告,广告一发,下属商贾尽晓,递红包呈购物卡的,更是络绎不绝。要言之,这些人生病,唯恐天下不知;而皇上生病呢,那情形截然相反,唯恐天下都知。

皇上生病,历来都是最高等级的国家绝密,秦始皇患病博浪沙,到死在博浪沙,新闻都封锁在赵高与李斯两人嘴里;赵匡胤可能患了感冒,也可能是高血压中风,斧声烛影,这消息也只由其弟赵光

义一人掌握;蒋介石好久没有视朝了,他实在不能视朝了,手都扶不住椅子了,但为了体现领袖康健,圣体万岁,国府将其瘫手绑在椅子上,在其脸上涂上脂粉,打扮得枯木有春,神采奕奕,“蒋总统”也就“被安排”了一场与外宾亲切交谈的外交活动,于是关于领袖身染贵恙的一切“不实谣言”,戛然而止,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美国中情局也常常把某些国家元首的健康状态当成最高价码的情报来弄,时不时发布某某元首已染沉疴,搞得该国人心惶惶,害得该国元首七八十的人硬做十七八岁的人使唤,“被”老当益壮,“被”带病坚持工作,去广场被烈日炙烤,去部队被大雪冰冻,弄得老人家多苦。美国老把人权挂在嘴上,其实一点人情也不讲。

4 我们如何学会做人

提要:

“你是无意的,不意味着你没有伤害我”孩子有自己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要吃饭、穿衣、住房、受保护。但是除了这些物质上的权利以外,他们还有权得到情感上的抚育,有权使自己的感情得到尊重,有权受到有利于培养自尊心的对待。

孩子也有权要求父母以适当限制自身行为的方式对自己进行引导,有权犯错误,有权在不受肉体 and 感情虐待的前提下受到约束。最后,孩子也有权成为孩子。他们有权在贪玩调皮、随心所欲、不负责任中度过自己的童年。

孩子像海绵一样吸收任何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信息——不加分辨地吸收。他们倾听父母的言谈,观察父母的举止,模仿父母的行为。因为在家庭以外几乎找不到参照模式,所以在家庭内所了解的有关自身和他人的事情便成了深深铭刻在心的普遍真理。在孩子形成自身个性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形成性别感的过程中,父母的角色形成的榜样起着中心作用。尽管在过去的20年间,父母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以前你的父母所应承担的义务依然适用于今天的父母:

- 1.他们必须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求。
- 2.他们必须保护孩子,使其免受身体上的伤害。
- 3.他们必须满足孩子对于爱、关心和温情的需求。
- 4.他们必须保护孩子,使其免受情感上的伤害。
- 5.他们必须为孩子提供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指导。

显然,在这张单子上还可以加上好多项,但是这五条要求构成了称职地履行父母义务的基础。我们将会读到,中毒父母所做的很少会超出第一条。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现在(或者曾经在)情感的稳定和精神健康方面受到了很大伤害,不仅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指望和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要求孩子来关心父母的需求。
当父母将家长的责任强加到孩子身上时,家庭各成员的角色关系就变得模糊、扭曲、倒置了。一个被迫成为自身父母的,或者甚至成为自己父母的父母的孩子就失去了赶超、学习

和仰望的对象。在情感发展的这一关键阶段,失去了父母的角色形成的榜样,孩子的个性身份便会在令人迷惘而充满敌意的海洋上随波逐流。

34岁的莱斯是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店主,因为沉迷于工作的毛病来找我。沉迷于工作不能自拔使他的处境十分悲惨。“我的婚姻完蛋了,因为除了工作以外我根本不会干别的。我要么不在家,要么就在家工作。妻子厌倦了同一个机器人生活在一起,便离我而去。眼下同样的事正发生在我的新恋人身上,这让我烦透了,的确烦透了,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放松。”莱斯告诉我,他表达任何一种情感都觉得困难,尤其是温情脉脉、爱意绵绵的那种。他十分痛苦地告诉我,“玩笑”这个词在他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我要是知道怎么能让女朋友高兴就好了。但每次谈话,不知怎么,我总要把话题转到工作上,对方就烦了,也许工作是我唯一不会搞糟的事情吧。莱斯又讲了一刻多钟,想让我相信他处理同女孩子的关系多么糟糕。同我交往的女人总是抱怨我没有给她们足够的时间和爱,这话说得对,我现在是一个差劲的男朋友,以前更是一个差劲的丈夫。

我打断了他,说道:“你对自己的印象很差,听起来好像你唯一感觉良好的时刻就是工作的时候,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工作是我知道怎么做……并且能做得好的事情。我每星期工作75小时。但我从小就是这样没命地工作的,知道吗,我是家中三个男孩子里的老大。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精神上受过一次打击,从那以后,房子里的窗帘一直是放下来的,房间总是黑的。母亲似乎总穿着睡袍,从来不多说话。我对她最早的记忆就是一手端着咖啡,一手夹着香烟,眼睛总盯着电视上那些该死的肥皂剧。她直到我们都动身去上学很久后才起床,所以照顾两个弟弟吃饭,为他们装好午餐盒,再送他们去乘校车就成了我的事了。我们回家时,她老是躺在电视机前,要么就是在睡那长达三小时的午觉。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当小伙伴们在外面打球的时候,我却得待在家里做饭或打扫卫生。我讨厌这些,但总得有人干哪!”我问莱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到哪儿去了。

爸爸经常出差,对母亲基本不闻不问。他多数时候睡在客厅里……这是桩古怪的婚姻。他给她找了几个大夫,但都没用,所以也就泄气了。我告诉莱斯自己对他当孩子时的孤独感到十分痛心,他却对我的同情不以为然,回答说:

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可怜自己。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大清帝国的元首光绪感冒了,按理说,这应该也是国家绝密,但出乎意料的是,慈禧搞起了阳光政治,高调从全国请来名医,宣布成立医疗小组,指示医疗小组一两天内,拿出医疗方案。医疗小组行动迅速,马上会诊,马上讨论,马上拿出方案;慈禧马上调阅方案,马上签字,马上办文,马上印制,马上发放,“戊戌变法后,德宗不豫,日召御医,入内诊治,辄以所拟方案传示各衙门”。这一系列快速动作,煞是感动人的,如果张三李四王五麻子略染小恙,能够得到如此重视如此关怀如此医疗如此抢救,你不觉得这是一件感动中国的事情?

然而,光绪这一感冒,大清帝国几乎所有官员都得了伤风,而且是重伤风。他们接到慈禧发下来的动态清样,一个个都嘴巴哑了,都双脚瘫了,“京外大吏,无敢问者”,从京官到地方大员,几乎无人敢去高干医院探视光绪,问问病情。同事一场,都不该如此人情淡薄,何况光绪还是他们的老领导。权来如潮至,病来如山倒;如果有人权力加了身,那么前来趋附者,如潮如涌,一定让他目不暇接,握手不赢;而如果其病来呢,相当严重的病加了身呢,靠山倒了,猢猻哄地散了。官员所患这个人情淡薄大病,不单是清朝大官小吏独有,这几乎是历朝历代官员都患上了身的通病,这通病更准确的病名不叫人情病,当叫宦情病。

宦官是最爱患的病,属于政治学之一的政治生物学范畴,政治生物学里之政治

家生病,妙就妙在其贵恙,处于可转生可转死的转机当中,病情向好,自然转生;病情向坏,当然转死。大清官员听说光绪生病了,都不表态,都无动作,原因都是在察时观变,光绪若转生,则坚定地站在光绪这边,光绪若转死,则自然地站往慈禧那队。站队这事,老百姓是难患这病的,所以称宦情病更切实际。当然,例外情形也是有的。湖南邵阳籍的大员刘坤一(又号刘忠诚),当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也许他独拥江南吧,身后拥有半壁江山,他胆子奇大,接到光绪患病之内幕,马上写了一封信,向慈禧太后询问皇上所患何病,要不要紧,嘘寒问暖,尽显忠诚,所谓是:“刘忠诚时督两江,独具折询病状,辞甚恳挚。”这个“独”字说的是,旗帜鲜明当保皇派的何其少,模棱两可做琉璃蛋的多么多。

大清光绪患了感冒小病,大清官员患了炎凉大病,源自慈禧患了几乎所有政治家都会患上的职业性重病(光绪的感冒说不定是慈禧太后指定患病的)。戊戌搞变法,这是康有为等一千人士争当国医手,给大清帝国动大手术,手术刀是治国病的,动起来动,最后动到了慈禧这个核心的病灶上。问题在于,国家已病,慈禧身体却好,虽然一餐三遗屎,她自谓尚能一顿三碗饭。手术刀割得慈禧很疼很疼,她一巴掌拍了谭嗣同等国医手,使其血溅菜市口。解决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后,剩下的工作是要解决光绪这人了。戊戌变法里,最想向慈禧动刀子的是谁?当然不是康梁等人,这个,慈禧心里门清得很。然则替罪羊已然顶罪,如何处置光绪,这个议题迫切地摆在了慈禧面前。

5

光绪感冒与清国伤风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II》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新闻一出,亲朋好友尽知,提篮鸡蛋送瓶奶粉的,就多起来了;而一般领导生病,更想就此发个广告,广告一发,下属商贾尽晓,递红包呈购物卡的,更是络绎不绝。要言之,这些人生病,唯恐天下不知;而皇上生病呢,那情形截然相反,唯恐天下都知。

皇上生病,历来都是最高等级的国家绝密,秦始皇患病博浪沙,到死在博浪沙,新闻都封锁在赵高与李斯两人嘴里;赵匡胤可能患了感冒,也可能是高血压中风,斧声烛影,这消息也只由其弟赵光